

老歌

周实

他说：你听音乐时有过这样的感觉吗？听着听着就分不清那音乐是在你的体内还是在你的身外了。

我说这是好音乐，不好的音乐可不是。好的音乐能让你感到眩晕的漩涡在你体内慢慢升起，似乎想要融入你的身体深处的黑暗中。你想要抓住却又是空无。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内外的眩晕合二为一，它们互相涌向对方，自然交融，不分彼此，差别消弭为一种纯粹，没有间隙，没了声响，这个相逢让万物归一。

他说我描绘得非常好。我是书上看来的。

他说借给他看一看。我说没问题。

他还说：我的小学和中学，音乐老师都很好。我还记得小学那位男音乐老师，三十好几了都没有结婚，头发好长，不修边幅。他给我们教的歌曲都是他自己挑选的，与别的小学教的不同。记得有一首《行军小唱》，歌词是这样的：“长长的行列，高唱着战歌，一步一步地走着，叮叮得儿龙格龙，叮叮得儿龙格龙。哼（鼻音）……炮口在笑，战马在叫，战士们的心哪，战士们的心在跳……我们走过村庄，我们渡过大河，炮手啊扶着炮，驭手啊拉着骡，驮粮的毛驴儿摇着它的长耳朵。叮叮得儿龙格龙，叮叮得儿龙格龙。哼（鼻音）……”

他那深沉的男中音唱起来格外有韵味，他还让我们分部唱，自己眯起眼睛听，很陶醉。那时候好歌太少了。还有一首很欢快的，只记得后面几句了：“提上你的木桶，老牛身上挤奶，拿着你的皮鞭，赶着羊儿回来。啊！白羊奶子拌炒面，太阳底下多么自在。”

说着，他就哼了起来，听得那么有腔有调。几十年了，还记得，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啊。

不过，我又对他说，我害怕喜欢一首歌。我一喜欢一首歌，那首歌就整天在我脑子里唱来唱去，使我日夜不得安宁，比如黄家驹的《海阔天空》，请原谅我引用这首歌，我真的是太喜欢它，它唱出了我的心声：“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谁没在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恍惚，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谁明白我），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仍然自由自我，永远高唱我歌，走遍千里。”

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这样地唱出了我的心声！

我在网络上搜索了一下，原来他已经在1993年6月24日去世了。他是在日本参加综艺节目时意外跌倒受伤去世，死时只有31岁。看到这里我的脑海又唱响了他的这句：“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这真的是一语成谶！

他到底是怎样的活生生的一个人呢？像他歌里唱的那样？虽然我不了解他，但我还是喜欢他，而且非常喜欢他。

不了解也喜欢吗？是的，不了解也喜欢。有的时候，了解了，反倒可能不喜欢了。

蓦然回首



图片供图

银杏黄了

欧阳稳江

“爷爷走了，还会回来吗？”8岁的儿子问后便不再吭声——儿子念着的爷爷，那个偷偷给他买棒棒糖吃的爷爷，那个喜欢和他嬉闹的爷爷这次是真的走了，再也回不来了。

我的思绪飘忽如河底的水草，光线从水面上渗下来，穿透幽深。而站在河岸上的人，只是呆呆地凝视着那条名为时间的河。阳光如火焰一样明亮，让人忍不住怀想那些细碎的瞬间……

因为热爱文字，和公公一家结缘亦是巧合。成为家人后，公公在家时多半是严肃的，唯独和老同学老朋友相处时会高谈阔论，以及在逗弄孩子时会有难得一见的松弛。彼时，我将这种飞逝的、主观的印象理解成理科生的底色。或许，像拍照一样，那些不能被预期的瞬间，才是意味深长的。

三年前，公公读高中时的母校举行校庆征文。作为最早的毕业生之一，公公参加征文的热情比其他人都高。几乎一气呵成，将一个贫困少年发愤求学的珍贵履历完整地记录了下来。文字朴素动人，少年家境的窘迫与师生雪中送炭式的温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文末，写到爱生如子的校长却在时代洪流中离去，让人唏嘘更让人为之落泪……

这篇回忆真实而可贵，或许在他心中，这段人生记忆不仅仅是进入暮年后内心感情的反复咀嚼和巨大冲击，更是留住属于他和高中母校芳华岁月的唯一途径。原本，公公希望我能作为第一读者提一点意见——读后感，我除了将篇幅稍作压缩，并将文章标题修改为“芳华”二字外，没有做任何文字上的修饰。

汨汨而出的文字里，松弛、自由、丰盛的精神世界，大概是公公一生的梦想。这次陡然对他内心窥视，亦让我不再执著于每个人都必须拥有明亮的底色。

接下来的三年，公公的身体一直比较孱弱。最初因为喉疾，他动了一次大手术，健康急转直下。幸好有婆婆细心照料，他的生活也算过得平静。由于声带的损伤，让平日里喜欢说话的他极其不习惯。亲友相聚，甚是热闹，他却只能干听着而无法加入，替代的，多是沉

默的眼神，让人见了多少有些不落忍。一年之后，公公突然咳嗽严重。激荡与嘈杂的医院里，会诊的专家们平静地告知了最坏的结果。尽管已有心理准备，但诊断书上短短的几行字依旧让人恍惚。努力平复心情后，我们兄弟姊妹几个聚集在幽暗的楼梯间一再彩排，只为将善意的谎言尽量说得圆满一些……我知道，对于事事要强的公公来说，他是不会轻易接受命运的安排。

从暮春到深秋，我们天天跑医院。离医院不远的行道上，银杏树已经完成了一个轮回：先是枝头那可爱的嫩绿，点缀在每一根枝条上。日暖风和，树变得越来越丰腴，披上了一层绿烟似的轻纱，坦然地舒展开来；随后，便是绿荫如泻、亭亭如盖，摇着一树的光影，仿佛在蓄积一场静默而盛大的心事。

和银杏树的欣欣向荣不一样，公公所住的病房里却是另一番景象。随着病情的加剧，来回地转科室就诊让他身心疲惫。因为坚信自己没事，最初他每天都会围着医院的大楼散步，直到微信运动的步数达标。慢慢地，散步地点缩小成了病房的走廊。人来人往中，只见一个清瘦的背影艰难晃动，倔强地像是在证明什么似的。到了夏末，公公躯体的力量逐渐丧失，只好改坐轮椅，由家人推到室外透透气，此时的他或许意识到病情的危重，“努力活”成了全部信念……再后来，我每日的探望，所聊多是琐事，关于健康的话题反而是有些避重就轻。这个话题不像行道上的树木，有着明确的枝干与方向。我们彼此剩下的，惟有“心知肚明”了。

风和日暖的春天过去了，茂盛的夏天也悄悄过去了。夏日里那场浓得化不开的绿，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悄悄泄密，让人免不了伤怀。

眼看深秋了，我特意请了年假去医院全程陪护公公。这个时候，他似乎已经感受到了某种预告，病魔带来的疼痛让他完全无法安睡，止痛药的作用微乎其微。不能自主大小便，让他很是不好意思，换洗之时他会幽幽地表示抱歉：“没法控制自己了……”我五味杂陈，只能安慰他，将我这个儿媳当作普通的护工。待收拾妥帖之后，他疲惫地说：“好辛苦！”那口吻，既像是对亲人说的，更像是对自己说的。

往后，关于死亡的话题亦不再是避讳，他和我有一搭没一搭地交代，人若去了，服饰应该穿的颜色和式样，以及葬礼的安排。尽管不希望，可这一天还是来了。当公公的心电图拉成一条直线时，我看窗外阳光灿烂，银杏树叶金黄金黄。或许，树叶变换的过程并非衰败，而是一种抵达。

我一个人静静地坐着，思绪如水草，在这深深的、无法可见的水底，压根就感受不到人间的悲欢离合。生命的谢幕，一如秋叶之沉静与通透，唯有在季节的轮回里凋零飘落，才是真切的常态。

接下来的三年，公公的身体一直比较孱弱。最初因为喉疾，他动了一次大手术，健康急转直下。幸好有婆婆细心照料，他的生活也算过得平静。由于声带的损伤，让平日里喜欢说话的他极其不习惯。亲友相聚，甚是热闹，他却只能干听着而无法加入，替代的，多是沉

思念的茶

回不去的过去
没有开始
也没有结局的故事
秋色湖光淹没的情感
在一次次
希望与失望中交替

一次幻想
踏着南国金黄色的银杏叶
步入红色枫叶那幸福地毡
来来回回穿梭在时空隧道
鱼和鸟无法同行
回不去了
终究还是将所有的情感
汇聚成一杯杯思念的茶

摇响幸福

山风一阵阵
猛力摇响幸福的铃铛
传递幸福花开的声音
响遍整个茶山
风铃铛
成了大自然的传声筒
百亿工程故事的传播者

茶与我

我把自己种在山间的茶里
茶的芬香随季节更替
百孔千疮是虫子肆虐的痕迹
野花野草蔓藤纠缠不清
是迷恋茶芽的丰润
蝴蝶在秋风的鼓动下
摆弄温柔的舞姿
是痴情于茶叶的幽香

我是山间绿野仙踪的信使
也是摇响诗牌铃铛的旗手
我是大自然的百变魔术师
收集所有的风景茶香诗意
汇聚揉捻魔变成茗茶
风在山间茶行我在风里
我把岁月融入在风中诗里
我们都是时光的收藏家
分享藏品品茶品人生
茶的底蕴就是人生的底色

秋风起

在这秋风起的季节
想念您
绿色的芭蕉树都知道
野花野草的纠缠阻挡不了
思念阳光的茶芽奋力生长
池塘粼粼的水波
助推我内心的层层涟漪
塘边的翠竹苗竹麻竹
努力展示自己的英姿
静候冬天的来临

经常欺负采茶阿姨的蜜蜂
蝴蝶暴露了蜂群的行踪
蛰伏在木棉花树下的据点
被抓蜂人一窝掏空
半山的狗尾巴草蒲公英
不甘示弱随风而去
怀揣着茶香的花絮
飘向四海飘向远方

潇湘相诗会

有些事情，原本很抗拒，可一旦坚持去做，又很有可能上瘾。

比如慢跑。

当圭塘河边的路灯张开它们的眼睛，坐在电脑桌旁的我听到了隐隐约约的呼唤：来吧，跑步的时间到了。于是忙不迭换了跑步鞋，兴冲冲地往河边去。

等我的，有慢条斯理的微风，微风中偶尔夹杂丹桂的浓香或石楠花的暖昧气味；有懒洋洋的河水，河水里浮着月亮的影子和木芙蓉的微笑；有悠扬或欢快的舞曲，跳舞的人们似乎忘了今夕何夕……我沿着圭塘河慢慢地跑，穿过长塘路，穿过木莲路，经小木桥到河对岸，最后踏上一座形似天使翅膀的桥，慢跑变成了慢走，出发即将变成抵达。

沿着圭塘河穿越城市的呼吸，很是惬意。惬意归惬意，我偶尔也会向往另一种穿越：山风的沉醉或林雾的轻柔。于是，我踏上了前往株洲蓬源仙的路。

此刻，我抵达蓬源仙的最高峰蓬源山，站在山顶的平地上，俯瞰群山如拱。沿着山脊布兵排阵的，是一架又一架白色风车。它们昂首挺胸，吞下风，吐出电，不知疲倦地转着圈。身旁的同伴指着风车笑道：“你看它们转个不停，倒像在陪着我们穿越这座山。”

穿越蓬源仙

赵燕飞

当地的朋友接过话头：“风车转动不仅能发电，还给山林添了另一番风味。”

我凝望远方，想象风车脚下，竹子摇曳着细细的腰肢，蜜蜂绕着一朵山茶花嗡嗡地飞，一只野兔竖起灰色的耳朵，墨绿色的苔藓懒洋洋地趴在石头上，弯弯曲曲的小洞里有青蛇在酣睡。想象自己变成一只云雀，从这棵树飞向那棵树，从这座山巅飞向另一座山巅，和我们一起穿越蓬源仙的，还有山间的风，林中的雾。

“蓬源仙是南岳七十二峰之一，也是衡东县、攸县、渌口区三县交界之处。”朋友指着对面山头一座小庙说，“那座寺庙为纪念中唐宰相李泌而建，传说他晚年隐居蓬源峰，并在这里修道成仙。”顺着朋友所指的方向望去，一座青瓦翘檐的小庙坐于松涛之间，神情颇为恬淡，就连庙前立着的几棵绿树，似乎都带了些许清逸之气。

如果可以选择，我愿意在这里变成一只小小的云雀，一只自由穿越蓬源仙的云雀。仙人可以驭风而行，云雀可以展翅高飞。越是是没有翅膀的凡夫俗子，越发渴望飞翔。

穿越来自想象，在这高山之巅来一场慢跑却易如反掌。同行有十来人，大家围坐在坪地中央的椅子上，边吃东西边聊天。太阳暖暖的，我没有勇气从椅子上站起来，更没有勇气在这坪里来回快走或慢跑。如果圭塘河穿越到我的脚畔，我会

杨澜

文苑



责编/范亚湘
美编/吴志立
校读/肖应林



争做爱党爱国、
自立自强、奋发向上
的新时代好少年